

# 建立專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重要性

陳東升\*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 (Taiwan Citation Index, TCI) 是將臺灣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期刊引文合併，且逐步補齊過去期刊引文資料，未來也將收錄港澳、大陸與世界各地華文期刊論文，建立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從 2013 年 9 月分開始啟用的 TCI 引文資料庫，受到廣泛的重視，迄今剛滿一年已經有一千七百多萬人使用，瀏覽次數更突破一億一千多萬次。

這個資料庫除了引文資料結合人文與社會科學完備性高之外，還有彰顯人文社會科學特性的長期影響係數等指標、強調學術社群的主動參與資料庫規劃、重視公眾對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可及性等特點。資料庫不僅僅是一個工具，而是用來表達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對於多元學術發表形式、多元學術評價標準的核心價值，同時也利用資料庫當成學術社群和公民社會溝通的媒介。這些基本的理念正是凸顯 TCI 獨特性的支柱。

TCI 的資料建置是以期刊論文優先，以合併過去國科會補助的臺灣社會科學論文索引資料庫與人文學論文索引資料庫為起點，擴大收錄期刊數量，並補齊缺漏資料。接著將著手建置專書的引文資料，由於一本專書建置引文的成本較高，約為單篇期刊引文建置的五到七倍；且專書被期刊引用的狀況從目前的資料是可以清楚的顯現，因此討論的焦點就在於有沒有必要花費一些資源在建置專書索引，這個問題是技術問題，不過深入的思考，將會反映人文與社會科學社群的學術理念和多元發表形式的核心價值，所以本文將從這個問題出發，來探討建置專書索引的重要性。

專書當成一種展現作者、展現人文社會科學主體性的獨特學術發表型態應該受到肯定和支持的。專書相對於期刊論文的發表，是以作者當出版物的主體，以形式上來說，期刊的出版是用期刊名稱掛名，但是專書則是以作者為代表，當期刊和專書擺在書店、研究室的書架上，專書是可以看到作者，而期刊因為收錄多篇論文，當期刊有許多共同創作者，無法在書背辨

---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識出作者。專書的主體性更是實質的表現在對研究主題的規劃選定、論述架構和篇幅的決定。相較來說，期刊受限於篇幅回答的研究問題通常是比較簡約的，不像專書可以針對基本學術母題在充裕的篇幅和時間支持下作系統性的論證。而學術專書的寫作常常可以探討基本學術母題。

專書是獨特的、具有主體性的，當然不應該在 TCI 缺席，或者是部分缺席。如果期刊論文建置索引資料，不但單篇期刊論文被引用的狀況可以充分顯示出來，而且這篇期刊引用哪些論文也可以精準的被查詢。假設專書的引文資料不建置，那麼 TCI 的使用者只能看到單本專書被引用的狀況，但是無法得到專書引用哪些期刊或書籍的資料，專書的學術價值在這樣的狀況下是被忽視的。

專書的研究議題和寫作論述方式經常和期刊是不同的，這也意謂著專書在引用文獻的心性、引用文獻的型態可能會有差異。我們隨機挑選 2013 年以後出版的八篇中文期刊論文和八本中文專書（除了經濟學選的書是 2003 年出版）分析他們引文的結構。我們發現期刊的引文是以其他期刊為主，社會科學類的期刊引用專書的比例是在 0% 到 27.3%，大多數低於 10%；至於人文類的中文期刊引用專書比較高，在 30% 到 58%。相較之下，專書的引文引用其他專書占的比例明顯的比期刊高。社會科學類中文專書，引用專書的比例是在 25.8% 到 80%，大多數專書作品引用專書比例是 50% 左右；而人文類專書的專書引用比例是在 50% 到 60%。若以引文出版的時間分布來看，專書的範圍是長的，而且對於很早發表的經典作品的引用是相當普遍的。期刊引用專書的出版時間，最早的是 1987 年，而專書引用專書的出版時間，最早的是 1947 年，兩者有明顯差別。特別是那些要回答學科基本母題的專書著作，必定會引用該領域的經典作品，並且和其他重要專書著作進行有系統的對話。當我們有一個完整的索引資料庫，就有更堅實完備的資料來呈現專書和期刊當成不同學術發表形式的差異性，用來彰顯專書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各學門學術發表的重要性。

專書和期刊論文被引用的狀況、時間歷程有些差異，通常專書剛出版被廣泛引用的機會是比較低的，但是經過三年到五年，逐漸受到重視，就慢慢累積被引用的次數，通常到出版後第十年會達到一個高峰，接著如果持續維持穩定的被引用次數，那麼就將成為經典作品（魏念怡、陳東升，2006），因此我們可以依此推論那些被專書所引用的文獻，可以藉由這些專書長遠且持

續被閱讀，而增加被不同世代讀者閱讀引用的機會。TCI 資料庫建置專書引文將會更主動積極的讓這些被專書引用的文獻很容易的被看到，並且建立他們伴隨專書的學術影響力。如果我們願意將這樣的學術影響發展出一個指標，就可以和長期影響係數放在一起考量，特別把專書引用文獻進行分析，或許可以找出一種加權模式，以凸顯這些被專書引用文獻的長期貢獻。

學術社群的知識交流和傳播需要不同的形式，索引資料庫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之一。目前許多索引資料庫都提供索引的學術社會網絡示意圖，勾勒出研究者之間的學術互動關係。社會網絡分析學者基本的共識是網絡資料越完整、越能夠顯現出真實的關係圖像，所以缺乏專書所使用引文資料，就造成了解學術社群網絡的限制。其中更深層的意義是，建置專書引文資料，可以讓專書成為主動社群連結的載具，而不是被斬斷這種連結功能的學術作品，保障專書的學術發表獨特性，以及其促進學群網絡連結性。索引資料庫形式上是資料與資料的連結，但是可以隨時透過查詢、閱讀、通訊的工具，轉換成研究者和研究者的連結，一個累積各種不同學術發表形式的索引資料庫，是可以更積極全面促進研究者間的互動，這是一種無法只考量經濟性或工具性的社會效益。

專書被引用和引用的資料是可以描繪出專書作品學術影響的範圍，這樣的社群組群和以期刊的引用和被引用文獻所構成的社群範圍會有差異，因為探究問題的性質和引文類型不同。以專書引文為依據可以顯現出一個完整的知識系譜，發掘專書開展出的學派或典範之理論源頭，並且爬梳這個學派在不同階段所產生的知識傳播效用。以新儒學為例，建立這個學派重要專書的引文資料，可以顯現理論典範建立的基礎，以及同一時期學派重要研究者彼此交互引用，以便更為深入發展學派的論述，並有系統的掌握一個學術典範的社群邊界。

近二十年強調立即學術研究績效，以及透過客觀量化指標顯現出學術研究成果，需要長時間投入和無法在一兩年內有成果，專書當成人文及社會科學重要的發表形式逐漸衰微。在 2006 年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推動一個只有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可以申請的專書寫作計畫，鼓勵學界同仁在完成多年期研究計畫，或是長期努力思索重要學術課題，以專書論述來發表系統性學術見解。這個專書寫作計畫考慮到寫作專書需要有助理協助，並且需要龐大時間投入，可能無法同時再執行一般專題研



究計畫。專書寫作計畫所擁有的資源和權益都和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相同，只是實際研究操作是撰寫專書。同一年度，人文處也委由國科會人文中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期刊編輯委員會代審專書的制度，確保專書的學術品質。2013年人文處更進一步規劃、推動專書寫作的「行遠計畫」，讓專書寫作的獨特性更為凸顯。最後，人文處觀察到臺灣學術出版市場對於出版學術專著的意願不高，主要是市場太小，無法損益平衡，因此也透過國科會人文中心、社會科學中心執行專書出版的補助方案，以打通學術專書出版最下游的瓶頸。整體來說，專書當成一種學術發表類型的生態體系，是包括專書寫作、專書審查與專書出版，過去國科會的努力是試圖活化這些元素，也看到一些成效。不過整個生態系統還有引文索引資料庫這個重要元素，因為牽涉到的問題非常多，一直都無法突破；由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兩個索引資料庫合併，才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上，將專書引文納入索引資料庫中，彰顯專書的學術價值和主體性，並且將專書與期刊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樣的突破不是用簡單的經濟數字可以衡量的。

## 參考文獻

魏念怡、陳東升(2006)。〈專書在人文學科的重要性：THCI 資料庫 1996-2001 年間引用文獻之分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7 卷第 3 期，頁 11-22。